

特派记者 曹刚

农田遭重创,农户近况如何?

【背景】

海啸导致宫城、岩手、福岛三县约2万公顷农田重度盐碱化,受害总额达7300亿日元(约合584亿元人民币)。要想恢复生机,农田必须除砂去盐,日本政府计划在2015年4月前完成86%的土壤改造。

核事故后,灾区土地又遭致命打击。日本政府设置重点观测区,检测空气、土壤中放射性物质的含量。超标农田,禁止耕种。一些田地得以幸存,种出的大米、蔬菜和水果,即便检验合格获准上市,也往往因消费者“恐惧”而销路不好。

【现状】

前天下午,福岛县福岛市下饭坂,大片光秃秃的苹果树下,水雾弥漫,4名果农似乎正忙着喷水,喷壶中灌满了可供直接饮用的自来水。喷水能将果树上可能残留的微量放射性物质冲刷干净。“虽然地震已过去一年,但在空气中还可能少量放射性物质,每次下雨或下雪以后,我们都会仔细冲洗一遍果树。”58岁的果农片平邦雄介绍。

他家所在的下饭坂地区,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约80公里,受核辐射影响较低,苹果园的土地幸运地躲过灭顶之灾。近200棵苹果树活了下来,去年秋天也喜获丰收,但销路大减,年度销售额遭遇腰斩,从前年的800万日元(约合64万元人民币)骤降一半。

片平邦雄苦笑着说,自家所有苹果都通过了检测,辐射值不超标,可还是卖不出正常价格,只能打折处理。“福岛现在恐怕是除了东京以外,日本最有名的地方,我可不想福岛以这种方式出名,凡是标有‘福岛’字样的东西,许多人都不敢买。”

压力无时无刻不在,片平邦雄和同村许多乡亲没有泄气。距离收获季节还有近半年,他们已经开始在自家土地上忙开了。

“祖祖辈辈都依靠果园生活,我就希望把果树种好,从来没想过离开家乡,或者转行做别的。”片平邦雄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努力减少灾害带来的影响,至于今年到底能有多少收成和销路,没想太多。”

渔业受冲击,鱼市恢复了没?

【背景】

日本东北各县拥有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渔场,在地震中均遭到沉重打击。据日本政府和渔业信息服务中心共同统计的数据显示,宫城、岩手、福岛三县主要渔港损失惨重,去年全年的海产品捕捞量比前年下降约60%。据初步估算,日本东北各县渔船、渔港及养殖加工等设施损失总数,高达6500亿日元以上(约合520亿元人民币)。

【现状】

昨天中午11时许,宫城县石卷市女川町渔业批发市场内空无一人,渔民、鱼贩甚至一条鱼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你们来了晚,鱼市开始得早,从早上4时到9时,所有鱼都卖完了。”鱼市场负责人加藤笑着说。

他介绍,去年地震海啸过后,女川鱼市场遭遇毁灭性打击,捕捞工具和相关设施几乎尽毁,鱼市交易量一度跌为零。据《朝日新闻》报道,宫城县全部142个渔港的岩壁及水产加工地均受到损害,约1.2万艘渔船流失,大多数渔港地面下沉。

去年秋天,女川町渔业批发市场逐步恢复营业。起步颇为艰难,加藤实介绍,震前水产加工公司有十几家,现在只剩下2家。鱼市重开,但产量大不如前。以前平均每天可以捕捞到1200吨秋刀鱼,多的时候能达到近2000吨,“现在设备大大减少,人员严重流失,最多的一天,也就200吨。”加藤实说,鱼很快卖完,并非因为销路太好,而是供应量太少。

渔业重振才刚刚开始,目前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让消费者尽快恢复信心。

地震后,女川核电站1号机组涡轮机房地下一层曾发生火灾,未对外部造成放射性污染,但足以影响许多人的心态。

加藤实透露,公司每天有3名专业人员检测水产品辐射量,至今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所有产品都经过了严格检测并由国家认定,但不少民众还是担心,灾区的鱼遭到了核污染。“在东京的超市,女川水产品打折幅度很大,仍不好卖。”他坦言,这种局面短期很难改变。

“鱼市恢复以后,公司集中购买了大批冷藏设备,并新建了两个大型中央市场,希望把以前分散的渔民和鱼贩吸引到一起,共同提振渔业。”

日本“3·11”大地震一周年

岩手县等重灾区,记录了震后日本

每次雨雪过后,果农

2011年3月11日,当地时间下午2时46分,日本东北地区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强烈海啸,沿海许多市镇被夷为平地,约2万人遇难和失踪。地震造成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

地震周年到来之际,记者沿日本东北一路北上,驱车上千公里,走访福岛县、宫城县、岩手县等重灾区,关注一个国家震后复兴的细微变迁,记录一些普通人笑对伤痛的真实生活。



■ 福岛宫代第一应急板房区旁边,配备了多种生活设施



■ 昨天下午,宫城县气仙沼市南町紫复兴商业街里,福冈的一家拉面馆前来为灾民送面

垃圾堆成山,处理进展怎样?

【背景】

根据日本环境省2011年发布的信息,大地震及其引发的强烈海啸,在岩手、宫城、福岛3个重灾区留下了约2490万吨废墟。参照阪神大地震灾后清理速度,有日本专家预测,要把堆积如山的垃圾处理干净,至少需要3年。

【现状】

从仙台市若林区荒浜海望面向市区,数公里内几乎看不见一栋建筑。地震和海啸过后,在仙台市沿海4公里内制造了265万吨垃圾,总吨数相当于仙台全市近10年的垃圾总量。

在福岛、宫城等重灾区,处理垃圾的速度并不快,仍有不少海啸垃圾在海边堆积成山。细看之下,内有玄机——这些废弃物都经过了初次处理,废旧木材、钢筋、轮胎、摩托车、拖拉机、自行车各归其位,以待二次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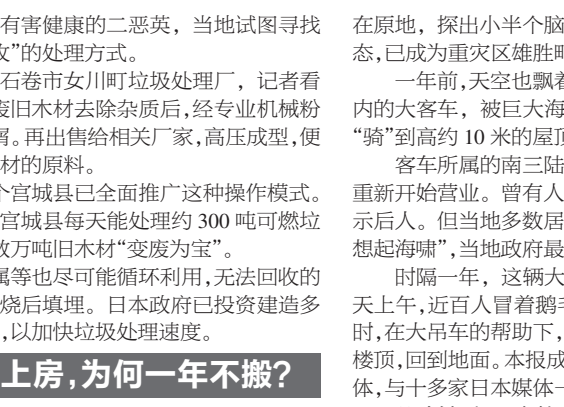
在宫城县仙台市和石卷市的多家垃圾处理厂,所有垃圾先接受分类,再焚烧处理或二次利用。受灾现场废墟被分为“可燃”“不可燃”“电器”“金属”“汽车”等几大类,再按类别运往处理厂。钢筋和砖石可回收利用,但木材处理颇为棘手。海啸中倒塌房屋多为木制,经海水浸泡,盐分大增,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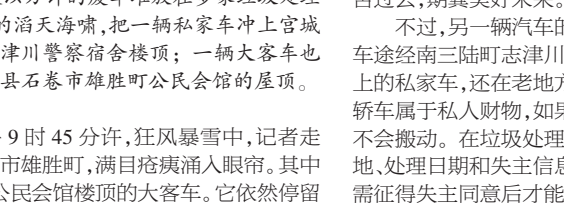
■ 昨天上午,在宫城县石卷市雄胜町公民会馆楼顶停了一年的大客车被吊离楼顶



■ 地震周年之际,宫城县石卷市雄胜町,当地市民击打太鼓,为同胞加油鼓劲



■ 昨天,不少遇难者家属厅舍祭拜遇难亲人



■ 昨天,不少遇难者家属厅舍祭拜遇难亲人

之际,记者重访福岛县、宫城县、

的细微变迁——

都会给果树“洗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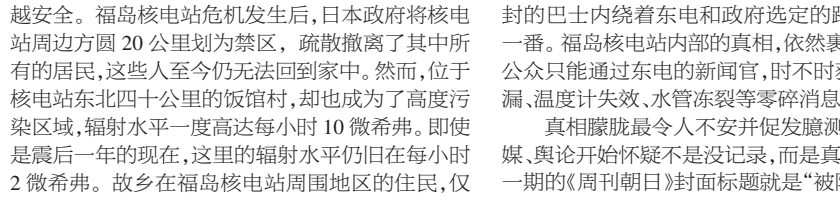
本版摄影 特派记者 楼文彪



■ 81岁的福岛果农片平晋(右)和邻居片平邦雄在苹果园里为果树喷水,清除残留放射性物质



■ 昨天,不少遇难者家属厅舍祭拜遇难亲人



■ 昨天,不少遇难者家属厅舍祭拜遇难亲人

【重访日记】

重访日本东北地震灾区3天,印象最深的一分钟,停留在昨天上午10时10分——站在宫城县石卷市雄胜町的废墟上,狂风呼啸,大雪纷飞,即使把整个人紧紧裹在厚棉袄里,还是瑟瑟发抖。

耳旁,强有力的击鼓声,伴随鼓手们清亮的嘶吼声,有节奏地传来;眼前,1面大鼓,5面小鼓,错落有致地排列,6个年轻人身穿黑色短袖T恤,半蹲着,丝毫无惧寒风,尽情挥动手中的鼓槌。相似的专注和投入,让6个人仿佛变成了同一个人。

那一刻,虽不知道鼓手的故事,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却被一种精神力量所震撼。

击鼓前,唯一的男鼓手接受日本一家电视台采访,主动展开一张纸,上面写着“再生”两个字,翻译老张后来告诉我,“再生”即“重生”,有一语双关之意。一来,期盼灾区历经劫难后重生;二来,那面大鼓本身就得到过一次重生。

鼓手们来自石卷市立雄胜中学,地震当天上午,全校刚举行完毕业典礼,所幸师生并无伤亡。学校在震前有20面大鼓,海啸退去后,只找回其中5面,且都有破损。

雄胜太鼓是当地特产,有400多年历史,远近闻名。击鼓,是雄胜中学传统强项,灾后不愿放弃,便想方设法修复大鼓。

去年鼓鼓,雄胜中学的学生们曾尝试把透明胶带缠绕在汽车轮胎上,自制简易鼓,取名“复兴轮太鼓”,到东京等地表演。近日,有当地企业捐赠给学校多面新鼓,整个击鼓团队获得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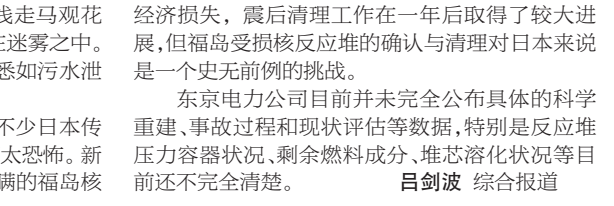
地震一周年前夕,雄胜中学的太鼓达人带上补过的大鼓和崭新的小鼓,重返家乡,努力用鼓棒敲打出重建家园的最强音。



■ 宫城县石卷市女川町海鲜交易市场负责人加藤实拿着渔民们刚捕捞上来的大海蟹



■ 昨天,不少遇难者家属厅舍祭拜遇难亲人



■ 昨天,不少遇难者家属厅舍祭拜遇难亲人

【链接】

安全的校舍

在宫城县仙台市若林区荒浜海滩,方圆几公里内,只有一栋完好的建筑物,孤立荒地。这曾是仙台市立荒浜小学的教学楼,周围建筑都被海啸冲垮,只有它轻微受损,屹立不倒,还挽救了全校几百名

学生。

地震前的一次演习中,荒浜小学校长川村孝男没有和往常那样,带学生下楼到空地避难,而是带学生到六楼顶层躲避海啸,因为学校离海很近。地震时,演习成真,全校学生及时被转移到楼顶,无一死亡,一名被家长提前接走的学生不幸遇难。

仙台市共有189所公立初中和小学,去年地震时无一倒塌。地震发生时正值上课,校内没有一位学生死亡,有5名学生因未上学,在家遇难。震后,坚固的学校成为避难所。日本政府对所有公立初中和小学配备足量应急厕所,让学生遇到紧急情况时,也能有尊严地如厕;为每个学生配备了两条应急毛毯,铺一条盖一条;为所有学生配备了应急食品,并在保质期到来之前定期更换。一旦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学校成为安全的庇护所。

不只是仙台,日本所有中小学校的情况亦然。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校舍补强计划”,以求全面达到7级的抗震要求。2010年,国库拨款1086亿日元,用于全国2100多栋校舍的耐震改造工程。

虽然教学楼受损较轻,但日本仙台荒浜小学如今并未在原址修复,因为当地政府将这片区域定为危险区。为了更安全,学校已经搬至远离海岸的地方。

特派记者 曹刚

核反应堆40年才能报废 事故真相仍然扑朔迷离

日本“3·11”大地震给福岛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灾难并未结束。在地震中遭遇重创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四座核反应堆,需要40年的时间才能报废。而这40年里,反应堆泄漏的核辐射还不知将会造成怎样的危害。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年时间过去了,这起事故的真相却反而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真相成谜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关注】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核电站东北四十公里的饭馆村,却也成为了高度污染区域,辐射水平一度高达每小时10微希弗。即使是震后一年的现在,这里的辐射水平仍旧在每小时2微希弗。故乡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地区的住民,仅

有4成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对于政府是否能够彻底清除核污染,有近三分之二的住民表示“不抱希望”。

真相朦胧最令人们不安并促使猜测,不少日本传媒、舆论开始怀疑不是没记录,而是真相太恐怖。新一期的《周刊朝日》封面标题就是“被隐瞒的福岛核

核辐射的阴云一刻也没有离开日本。虽已过去一年,但据测量,福岛的辐射量依然高出东京数倍。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并非越远离核电站就越安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周边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疏散撤离了其中所有的居民,这些人至今仍无法回到家中。然而,位于